



14

延安 文艺大系

—— 主编 刘润为 ——

歌 剧 卷 · 下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延安文艺大系

歌剧卷下

主 编 赵 光

CBS
PUBLISHING & MEDIA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人物：

杨白劳——地主黄世仁家之佃农，五十余岁。

喜 儿——杨白劳之女，十七岁至十九岁。

王大婶——杨家紧邻，农妇，五十余岁。

王大春——王大婶之子，二十岁左右。

赵老汉——杨白劳之老友，佃农，五十岁上下。

李 拴——农民，四十余岁。

大 锁——青年农民。

黄世仁——地主，三十余岁。

黄 母——黄世仁母，五十余岁。

穆仁智——黄家的管账先生，三十余岁。

张二婶——黄家女仆，四十余岁。

大 升——黄家的佣人，二十余岁。

黄家打手甲、乙。

区 长——三十多岁。

虎 子——青年农民。

农民甲、乙、丙、丁、戊、己。

农妇甲、乙等。

群 众。

第一幕

一九三五年冬。

河北某县杨格村，村前平原，村后大山。

第一场 除夕晚上。佃户杨白劳家。

第二场 当晚。地主黄世仁家，靠客厅之一偏房内。

黄世仁家门口。

第三场 当晚。村边道上。

杨白劳家。

第四场 次日早上。杨白劳家门前。

第二幕

第一场 旧历元旦。地主黄世仁家，黄母佛堂中。

第二场 一个月后。王大婶家门前。

赵老汉家门前。

第三场 数日后晚上。黄家院内。

黄母卧室。

黄家院内。

黄世仁书房门口。

黄世仁书房。

第四场 次日早。黄家院内。

黄世仁书房外间。

第三幕

第一场 七个月以后，秋天。黄母房内。

张二婶房内。

黄家院内。

第二场 黄母房内。

第三场 当晚。黄家后门外。

野外，山旁，河边。

第四幕

第一场 一年后，一九三七年秋，抗战开始后，某日。河边山丛中。

第二场 次日。村头大树下。

第五幕

第一场 一九三八年，春天，某日。村头大树下。

第二场 当晚。奶奶庙中。

山道上。

山洞中。

第三场 次日上午。黄世仁家祠堂门口。

延安文艺整风系

第 一 幕

一九三五年冬，
河北省某县杨格村，村前平原，村后大山。

第 一 场

〔除夕。天降大雪。

〔佃户杨白劳之女喜儿手拿玉茭子面在风雪中上。

〔音乐奏第一曲。

喜 儿（唱第二曲）

北风吹，雪花飘，

雪花飘飘年来到。

爹出门去躲账整七天，

三十晚上还没回还。

大婶子给了玉茭子面，

我等我的爹爹回家过年。（推门进屋）

〔屋中穷苦简陋，内有一灶，旁有灶神，柴禾及盆罐散放在角落里，锅台上放一油灯。

喜 儿 呵，今儿年三十啦，家家都蒸黄米糕，包饺子，烧香，贴门神……过年啦。爹出门七八天啦，还没回来，家里过年的东西什么也没有。（稍停）家里就是我爹跟我两个人啦，

三岁上就死了娘，爹种了财主黄世仁家六亩地；爹种地，我跟后，风里来，雨里走……年年欠东家的租子，一到快过年的时候，爹就出去躲账了。今儿年三十晚上，天这么黑了。爹怎么还不回来？（焦虑地）唔，刚才我到太婆家去，她给了我一些玉茭子面，我再掺上些豆渣，捏上几个窝窝，等爹回来好吃。（舀水，和面，做窝窝）

〔音乐奏第三曲。〕

〔屋外，风把门吹开。喜儿跑去看，无人。〕

呵，是风把门吹开了。

（唱第四曲）

风卷雪花在门外，
风打着门来门自开；
我盼爹爹快回家；
一脚踏进门里来，
一脚踏进门里来。

（白）爹出去的时候是挑着豆腐担子出去的，要是卖了豆腐，称回二斤面来，那还能吃上一顿饺子哪。

（唱第五曲）

我盼爹爹心中急，
等爹回来心欢喜，
爹爹带回白面来，
欢欢喜喜过个年，
欢欢喜喜过个年！（继续做窝窝）

〔杨白劳身上落了一层雪，背着豆腐担子，披着盖豆腐的布，踉踉跄跄地上。〕

〔音乐奏第六曲。〕

杨白劳（唱第七曲）

十里风雪一片白，
躲账七天回家来，
指望着熬过这一关，
挨冻受饿，我也能忍耐。

（一面畏缩地看看四周，一面打门。白）喜儿，开门！

喜 儿（开门，惊喜）爹！你回来啦？

杨白劳 嗯。（以手急止喜儿不要大声）

喜 儿（给爹打身上的雪）爹，外面的雪下得真大，你身上落了这么厚一层……

杨白劳（急切地）喜儿，我走了这几天，少东家打发人来要账了没有？

喜 儿 二十五那天，穆仁智来了一回。

杨白劳（一惊）怎么？来过一回！他说什么来着了？

喜 儿 他看你不在家就回去了。

杨白劳 后来呢？

喜 儿 后来再没有来过。

杨白劳（半信半疑）真的？

喜 儿 真的，爹。

杨白劳（还是不大相信）呵？

喜 儿 那谁还哄你呢，爹！

杨白劳（放下心来）唉，这就好了，喜儿，你听听外面风刮的这么厉害！……

喜 儿 雪下得那么大！

杨白劳 天也快黑了。

喜 儿 道儿也难走，爹！

杨白劳 我看穆仁智这回不会来啦。咱欠东家这一石五斗租子，二十五块钱驴打滚的账，这回总算又躲过去啦。

喜 儿（欢喜地）又躲过去啦，爹！

杨白劳 喜儿，掐把柴禾叫爹烤烤火。

〔音乐奏第八曲。〕

杨白劳（审视地，看锅台）怎么这点儿玉茭子面还没吃完？

喜 儿 早就吃完了，这是刚才王大婶给的。（抓柴禾）

杨白劳 怎么这么冷的天，你一个人上山去打柴了？

喜 儿 这是我和大春哥一块儿去的。（点起柴禾）爹！你饿了
吧？

杨白劳（烤火）爹饿了，饿了。（喜悦地）哈哈……

喜 儿 窝窝捏上了，我去蒸去。

杨白劳 等一等，喜儿，你看这是什么？（从怀中掏出一个口袋）

喜 儿（惊喜地抢过来）什么，爹？

杨白劳（唱第九曲）

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
集上称回了二斤面，
怕叫东家看见了，
揣在怀里四五天。

喜 儿（唱第十曲）

卖豆腐赚下了几个钱，
爹爹称回来二斤面，
带回家来包饺子，
欢欢喜喜过个年。
哎！过呀过个年！

（白）爹，我去喊王大婶过来包饺子。

杨白劳（止喜）再等会儿，喜儿，你看这又是什么？

喜 儿 什么，爹？

杨白劳（从怀里掏出一小纸包，包了很多层，一层一层剥开，原

来是红头绳，边剥边唱第十一曲）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爹爹钱少不能买，

扯上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喜儿扎起来！

哎！扎起来！

〔喜儿跪在杨白劳膝前，杨白劳给喜儿扎头绳。

喜 儿（唱第十二曲）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我爹钱少不能买，

扯回来二尺红头绳，

给我扎起来。

哎！扎呀扎起来。（起立）

杨白劳 哈哈，喜儿，转过来叫爹看看，（喜儿转身）好，一会儿叫你大春哥和王大婶子也过来看看。（喜儿羞涩又撒娇地一扭身）唔，爹还请了两张门神来，把它贴上吧。（取门神）

喜 儿 门神？

〔二人贴门神。

喜 儿（唱第十三曲）

门神门神骑红马，

杨白劳（唱）

贴在门上守住家；

喜 儿（唱）

门神门神扛大刀，

杨白劳（唱）

大鬼小鬼进不来。

杨白劳、喜儿（唱）

哎！进呀进不来！

杨白劳 唔，叫大鬼小鬼进不来。

喜 儿 叫那要账的穆仁智也进不来！

杨白劳 好孩子，叫咱们过个平安年。

〔两人关门。〕

〔王大婶子上。〕

〔音乐奏第十四曲。〕

王大婶 今儿大春从集上称回二斤面来，我去看看他杨大伯回来了没有，要是回来了，喊他们爷儿俩过来包饺子。（到杨白劳门口一看）呵，准是他杨大伯回来了，看那门神都贴上啦！（打门）喜儿，开门！

喜 儿 谁呀？

王大婶 你大婶子嘛！

〔喜儿开门，王大婶进门。〕

喜 儿 大婶子，你看我爹回来啦。

王大婶 他大伯，你多会回来的？

杨白劳 才回来一袋烟的工夫。

喜 儿 大婶，我爹称回二斤面来，我才说喊你过来包饺子，你可就先来了，你看！你看！

王大婶 好孩子，你大春哥也称回二斤面，二升米还换了一斤肉，我是喊你爷儿俩过去包饺子的。

喜 儿 就在这儿包吧！

王大婶 还是过去包吧！

喜 儿 就在这儿包嘛，大婶子。

杨白劳 咳，就在这儿包嘛。

王大婶 看你们这爷儿俩！这还能让到外人去吗？（转身悄声对杨

白劳)他杨大伯……过了这个年,喜儿和大春都大了一岁了,我还等着你的信儿呢!

杨白劳(怕喜儿听见,又要让喜儿听见)她大婶,你先不要着急,只要等上个好年月,咱就准给孩子们办,咳……

喜儿(故作不知,打断话头)大婶过来和面嘛!

杨白劳 唔,唔,快和面去吧,快和面去吧!

王大婶(笑)哈哈……(去和面)

〔穆仁智上,手提红灯,上面有“积善堂黄”四字。

穆仁智(唱第十五曲)

讨租讨租,
要账要账,
我有四件宝贝身边藏:
一支香来一支枪,
一个拐子一个筐——
见了东家就烧香,
见了佃户就放枪,
能拐就拐,
能诳就诳。

今儿晚上,我们少东家叫我到佃户杨白劳家里去给他办一件事,一件心事,一件不叫人知道的事。少东家给我定下一计,叫杨白劳到我们少东家家里谈谈。(到门边打门)
老杨,开门!

杨白劳 谁呵?

穆仁智 我,穆仁智。

众 呵?(一惊)

〔王大婶和喜儿急把面盆等物藏起。

穆仁智 老杨,快开门呵!

〔杨白劳无法，只得开门。穆仁智进来，众哑然。〕

穆仁智（持灯照屋内一圈，喜儿躲在王大婶背后）老杨……（异乎寻常地和气）预备好过年了吧？

杨白劳 咳，穆先生，还没动烟火呢。

穆仁智 唔。老杨，麻烦你一下，我们少东家请你去一趟，有事商量商量。

杨白劳 呵！（惊）这，这，穆先生，我打不起租子，还不起账呵！

穆仁智 哎，不是，这回少东家叫你去，一不打租，二不要账，有事商量。今儿年三十啦，少东家心里高兴，有话好说，有事好办。走一趟吧！

杨白劳（哀求地）我……穆先生……

穆仁智（指门）没有什么，走一趟。

〔杨白劳只好走。〕

喜儿（急切地）爹，你……

穆仁智（用灯照喜儿，轻薄地）唔，不要紧，喜儿，少东家给你花戴，叫你爹给带回来。嘿嘿……

王大婶（把豆腐包给杨白劳披上）他大伯，披上吧，外面雪又下大了……你到了那里，给少东家多跪上会子，总不能不让咱过这个年呵。

穆仁智 是呀！（推杨白劳出门）

〔杨白劳走出，又回头。〕

喜儿 爹……

〔音乐奏第十六曲。〕

杨白劳 咳……

穆仁智 快走吧。（推杨白劳走下）

喜儿 大婶，我爹……（哭）

王大婶（安慰地）你爹一会儿就回来啦。走，先到大婶家和面去

吧！

〔挽喜儿下。〕

第二场

〔地主黄世仁家，靠近客厅的一间偏房。桌旁有椅子，桌上放着一个高台蜡烛，烛光之下照着账本、算盘、砚台、水烟袋等物。〕

〔幕开，音乐奏第十七曲，幕内一片欢笑豁拳碰杯的声音。黄世仁微醉，心满意足地剔着牙齿上。〕

黄世仁（唱第十八曲）

花天酒地辞旧岁，
张灯结彩过除夕，
堂上堂下齐欢笑，
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家自有谷满仓，
哪管他穷人饿肚肠。

〔大升端漱口水上。〕

黄世仁（漱口）大升，去告诉老太太，说我头痛，不能陪客人们喝酒啦，叫她老人家陪他们吧。

大升 是。（下）

黄世仁 我黄世仁这辈子总算没有白过，家有良田十五顷，每年要收上千石的租子。自幼我就学会了大斗进小斗出，里里外外都是能手，这几年家产越闹越发达了。去年我女人死了，娘要我续一个，其实，没有一个在家里，我倒反而自在一些。女人嘛，那还不就是墙上的泥坯，扒了一层又一层，我要是想要谁，比如今天晚上这个吧，那还不是很容易的

事情么！

〔穆仁智领杨白劳上。〕

杨白劳（畏畏缩缩地，唱第十九曲）

廊檐下红灯照花了眼，

这叫我老汉心不安，

不知道这一去是何事？

喜儿等我快回还。

穆仁智 老杨，少东家在这，这儿走。

〔两人进门。〕

黄世仁（客气地）唔，老杨来了，请坐！（示位）

〔杨白劳不敢坐。〕

穆仁智（倒茶）喝茶，喝茶。

杨白劳 不敢喝。

黄世仁 老杨，家里的年货办齐全了吧？

杨白劳 咳，少东家，你不知道呵，大雪屯门十几天，家里没柴没米，几天都没动锅了。

穆仁智 哎，我说老杨，你不用在这里哭穷啦，少东家不是外人，他还能不知道。

黄世仁 是呵，老杨，你家里不宽裕我也知道，可是这一年又过去啦，租子嘛还是要麻烦你一下。（翻账本）你种我家是六亩地，去年拖下了五斗租，今年夏天是四斗半，秋天再加五斗五……

穆仁智（打算盘）五得五，二五一十……

黄世仁 还有你欠我的钱，你记着：我父亲在的时候，你老婆死了买棺材，借了我五块钱，前年你有病，打发王大春来借了两块半，去年又一个三块整，当时同人言明是五分利，这利打利，利滚利一共是……

穆仁智（打算盘）利打利，利滚利一共是……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四退六进一，……一共二十五块五毛，一石五斗租子。

黄世仁 一共是二十五块五毛，一石五斗租子。对不对，老杨？

杨白劳 是，少东家……对……

黄世仁 老杨，你看这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的，一丝不差，一毫不错。老杨，今儿是年三十啦，这账是不能再拖啦！你要带来了的话，那就当面交钱，立地勾账；要没带来，那出去想个办法，叫穆先生陪你走一趟。

穆仁智 两条道叫你拣，叫我跑腿也情愿。怎么样，老杨？

杨白劳（哀求地）咳，穆先生……少东家……我求求你，再让我这一回吧。我实在没钱，打不起租子，还不起账呵！（呜咽地）少东家……穆先生……

黄世仁 咳，老杨，不要这样子嘛，你过年，我也过年，你为难，我更为难。今儿这笔账是一定要清了。

杨白劳（趋前哀求）少东家……

黄世仁（不耐烦地）咳！人呵，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今儿你欠我的账，说到天上也要还呀！

穆仁智 老杨，今儿我们少东家的话是说下啦，少东家说一是一，决不改口。老杨，你一定想个法子。

杨白劳 少东家，我有什么法子呀，我这个孤老头子，没有亲朋贵友，叫我到哪儿想法子去呀？少东家……（苦苦哀求）

黄世仁（看时机已到，向穆仁智示意）咳……

穆仁智（对杨白劳）咳，我说老杨，有个办法了，我们少东家给你指下一条阳关大道，看你走不走……

杨白劳（不解地）穆先生，你说……

穆仁智 你回去，把你闺女喜儿领来顶租子，怎么样？

杨白劳（晴天霹雳）呵？

穆仁智 回去领喜儿来顶租子！

杨白劳（下跪，哀号地）少东家，这可不行呵！

（唱第二十曲）

猛听叫喜儿顶租子，

好比晴天打霹雳！

喜儿呵是我的命根子，

父女俩死也不能离！

（白）少东家我求你……

（唱）我求求少东家大发慈悲，

再让我老杨这一回，

我一生只有这一个女，

人不到难处不落泪。……

黄世仁（愤然起立）咳，我这是为你着想呵，老杨。把喜儿领到我家来过几年好日子，不比在你家少吃没穿受罪好得多吗！再说，喜儿来了，我还能亏待她？这么一来，你的账也就勾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杨白劳 少东家，不……可不行呵……

穆仁智 哎，老杨，听我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少东家这是一片好心，为你一家呵。你想想：喜儿要来了，还不是享福来了，这以后，吃好的，穿好的，饭来张口，水来伸手，不比在你家少吃没穿强多啦！再说叫喜儿受那个罪，咱们少东家看了也过意不去呀。咳，我看就这么办吧！

杨白劳 咳，少东家，穆先生，喜儿这孩子是我的命呵，她三岁上就死了娘，我一泡尿一泡尿把她拉扯大的，一滴水一滴汗把她养活大的。我老杨这么大年纪，就这么一个丫头。这丫头就当是我一个儿呵，我怎么也不能离开她……

（向黄世仁）少东家……